

· 随笔 ·

病房里的音符

◆ 郭海

下午总是安静的,安静得能听见呼吸机的节奏和监护仪的滴答声。每天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,是病房里最特别的时间段。广播里会播放一些轻柔的音乐,偶尔夹杂着家属在床边的低语:“快醒醒看看我,我是你的女儿……”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,像是生命的低吟,又像是希望的呼唤。

监护室里多了个新病人——一位喘得厉害的老爷爷。他的呼吸急促而沉重,像是被无形的力量扼住了喉咙。医生们决定给他戴上无创面罩辅助呼吸,但爷爷似乎对面罩有些抗拒。他不停地动,面罩总是漏气,呼吸机发出刺耳的报警声,与广播里的音乐形成了不和谐的交响。

“爷爷,别动,戴上这个会舒服些。”护士轻声安抚着,但爷爷的眼神里满是恐惧和不安。就在这时,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了。一个背着琴盒的小女孩走了进来,她是爷爷的孙女小南。爷爷的眼神瞬间柔和了下来,他努力地动了动嘴唇,似乎想说什么,但呼吸的困难让他无法发出声音。小南看着爷爷痛苦的样子,突然想到了什么。她迅速打开琴盒,取出小提琴,轻声说:“爷爷,我给你拉琴吧。”

琴弓轻轻搭在琴弦上,第一个音符响起时,整个病房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。呼吸机的报警声消失了,监护仪的滴答声也变得轻柔,就连广播里的音乐也似乎为这琴声让路。爷爷的呼吸渐渐平稳了下来,他的眼神变得安详,甚至带着一丝笑意。小南的琴声仿佛有一种魔力,让所有人都沉浸其中。

短短三分钟,却像跨越了时间的长河。琴声结束,病房里依然安静,只有爷爷平稳的呼吸声和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。小南放下琴,轻轻握住爷爷的手:“爷爷,你要好起来,我还想给你拉曲子。”

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另一段经历。那时,我负责照顾一位病情十分严重的张爷爷。他的家属无法到医院探望,只能通过微信语音与他联系。有一天,张爷爷的孙女发来了一段语音,里面是她拉的小提琴曲。我打开语音,将手机放在张爷爷的耳边。琴声响起的那一刻,张爷爷的眼角流下了泪水。他的手指微微颤动,仿佛在回应着琴声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,它超越了病痛,超越了距离,直抵人心。

两次小提琴的演奏,场景不同,时间不同,却有着相同的力量。音乐像是一把钥匙,打开了被病痛封锁的心灵,让希望和温暖重新流淌。在监护室里,病人每天都在与死神赛跑,与病魔抗争。但有时候,治愈的力量并不只来自药物和器械,而是来自那些微小却深刻的瞬间——一首曲子,一句话,甚至一个眼神。

小南的琴声让我明白,生命的重量不仅仅在于呼吸和心跳,更在于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情感与记忆。下午三点半,广播里的音乐再次响起,监护室恢复了往常的节奏。但我知道,今天的琴声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每个人的心里。

或许,这就是作为医生的意义——不仅治愈身体,也守护那些珍贵的瞬间,让生命在病痛中依然能够绽放光彩。

光阴似水,来去匆匆。一个转身,时光成了故事;一个回眸,岁月成了回忆。

人至暮年,当下的事情转眼就忘,儿时的记忆却日渐清晰起来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我在庄磨中学读书,过牧马河是必经之路。那时地下水水位高,雨水充沛,牧马河急流滚滚,人们很难徒步涉水过河。河上有一座用铁丝绑树干做成的简易高架桥,南来北往需要过河的人,走在高低不平、承重能力差的桥面上,摇摇晃晃,有些老人小孩,平衡能力差,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落入水中。尤其是一些不常过桥的小孩没有经验,看着脚下的河水,很容易出现晕水现象。

1966年农历三月末的一个星期天下午,我从牧马河简易高架桥上通过时,前面一个十来岁的娃娃发生晕水而掉入河中。说时迟那时快,我也没多想,立即跳入水中,使尽全身气力,把掉入河中的娃娃拖出水面,搀扶上岸。这时,我也全身湿透了,即使赶到学校也没有换洗的衣服。

“怎么办?”我急中生智,南辕北辙,返回居住在离牧马河四里远的园子梁底村的老姑姑家,脱掉湿衣,换上我表叔的旧衣服。我劈柴,老姑姑在灶膛点火给我烤湿衣服。烤得半干不湿了,我穿上衣服急忙赶到学校,没误上晚自习。

写字时却发现原来插在上衣口袋里的两支心爱的钢笔不见了。我想肯定是在河中弯腰救那娃娃

· 情怀 ·

少小故事心向暖

◆ 刘金海



一个人驾辕,其余人坐在各自的车上。无需费力不说,还分外好玩,心情舒畅,十分惬意,经常开怀大笑。

可返程就没有这么轻松了,反而成了另外一番景象。一人一辆车,满满一车煤,足有五六百斤。那时我们才十四五岁,力气不大,平路还好说,上坡一个人使尽全身气力也拉不上去,只能两人互相帮助,一人前面拉,一人后面推,送上一辆再一辆。这样折腾下来,大冷的天也浑身是汗。快到学校时虽然是下坡路,但有的同学实在没劲了,又没有手套,手指也冻僵了,握不稳小平车辕条,把辕条触到地上的事时有发生。我就有这样的经历,辕条触到地上,手压到辕条下面,手上擦掉一块肉皮,血流不止,疼得厉害,但我还是坚持把煤拉回了学校,受到老师的表扬。那个年代,我们小小年纪,就是生活这辆车的驾辕人。

虽说人的回忆要永远地向前行,不要沉浸在过去里,但是回想起这些曾经的过往,我心潮澎湃,可以写下这么多文字。感恩过往,那些故事如同冬日的暖阳,温暖了我迟暮的心。

时掉的,心里也就宽慰多了。

在庄磨中学读书时,冬天到平社火车站拉煤供学校生炉取暖,是男同学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。天气冷,路途远,来回二十多里路,还要趟水过葫芦河,空车下坡滑,重车上坡陡,是项繁重的体力活,而且还是利用下午上完课的活动时间,空着肚子去拉煤。虽然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,但还是踊跃报名参加,是拉煤队伍里的积极者。

我们每次拉煤都是四五辆小平车一起去。去时为了省劲,到下坡路就把几辆车连在一起,前面有

· 趣味 ·

论快慢

◆ 林九江

36岁的儿子工作忙,压力大,头绪多。63岁的父亲已退休,事简单,生活悠闲。有时候,63岁的父亲要跟36岁的儿子说一些

事,儿子立马说:“抓紧说,赶快说。”63岁的父亲耐心地说道:“你一两岁学说话的时候,我总是让你别着急,慢点说。”生活节

奏快了,压力大了,人的耐心也渐渐消磨光了。

63岁的父亲与36岁的儿子正在不紧不慢地聊天。3岁的孙子大声喊道:“你们都别说话了,听我说。”爷爷和颜悦色地说:“好,你别急,慢点说。”儿子也十分耐心地说:“不用急,慢慢说。”

36岁的儿子猛然发现,他对63岁的父亲和3岁孩子的态度差异不小。

· 回忆 ·

所长范仲礼

◆ 王金龙

铁锹,装沙运输,干劲十足。为了节省费用开支,当年招待所开业前所准备的盘、碗、碟等餐具,都是他带领有关人员去介休陶瓷厂直购,又亲自装车运回忻州。

在那个年代,粮食按比例供应,以粗粮为主。开饭时,招待所住宿的客人和员工排队到餐厅售饭处用饭票领取一份。由于工作忙,范仲礼经常顾不上回家吃午饭,和职工一起排队去打饭。一次,食堂的职工看到范所长来吃饭,就把碗里的一个窝头拣出来换成了馒头递过去,可范所长没接,转而自己拿了一

份有窝头的饭。事后他把这位职工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进行了教育,告诉职工要一视同仁,不要因为他是所长就享受特殊待遇。

在工作中,无论是不是自己的主管工作,他都全力以赴。即便是卫生间的蹲便器堵了,他也会亲自卷起袖子进行疏通。茶炉供应开水出问题,他会在茶炉房帮着添煤加火。吃苦在前,享受在后,这就是范所长一贯的工作作风。在他的带领下,招待所一次次圆满完成了接待外国友人和相关领导的任务。

